

## 琐碎日常 生活光亮

曹 杰

周末的一场春雪让人们小小兴奋了一把。已是初春，早开的花儿已吐露骨朵，一场春雪让它们冰雕玉砌一般。

门店门口堆起了雪人，妈妈们带着孩子撒欢玩耍，人们雪中拍照……一场雪，带给人们几多欣喜。

这个周末，做了些糯米粉年糕。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，只是为了消耗掉快要过期的糯米粉。煮枣、薏核、一片片切开，温水 and 面、醒发，把枣片漂亮地按在糯米团四周，团成小窝头的样子……待到蒸熟，竟软塌成一团，原来的漂亮模样完全不见。

好在年糕吃起来味道还不错，丑就丑点吧。

最近喜欢上了看纪录片，从《守护解放西》到《宠物医院》，从《我在故宫六百年》到《十三邀》。在娓娓的讲述中，生活的真实，历史的过往，时代的思考，就这样一点点在面前铺开。

《十三邀》中关于许倬云的访谈尤其打动我。一位88岁的历史学家，从小患有肌肉萎缩症，却不妨碍头脑的深刻睿

智，那种人生大智慧虽是我远不能企及的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以崇拜的眼光去仰视与些微的探求。看这样的节目，更像是一场倾听、探访、相遇。

开始恢复规律的锻炼，教练并没有因为这段时间的休息而减少强度，于是，浑身各种酸痛；朋友家的小猫咪不养了，送给了我，家中两只变三只的欢腾简直有些“鸡飞狗跳”……

平常日子，如此种种。琐碎的、温暖的、糟糕的、美好的。兴起半壶酒，闲来一盞茶，关窗是烟火，推门是生活。一位姐姐说：“健康地活着，平静地过着，开心地笑着，适当地忙着，就很好。”是呀，真的很好。

在这许多的平凡岁月中，慢慢沾一点俗，染一点雅，熬出一份释然，也寻求一抹生活的光亮，感受生活的那份真实与沉淀。那么，看似一地鸡毛的生活何尝不是一份岁月静好呢？



23年来，赵志学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，24小时待命、四处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。这些年，从民警到刑警，身份在变，但当年的信念始终如一：“做警察就意味着奉献。”

## “我是警察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本报通讯员 高 菁

从警23年，赵志学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，24小时待命、四处奔波就是他的工作常态。

43岁的赵志学，是黄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。这些年，从民警到刑警，他的身份一直在变，但当年的信念始终如一：“做警察就意味着奉献。”

早已逃离现场的犯罪嫌疑人。当时，犯罪嫌疑人情绪激动，不停地挥舞着手里的匕首。

为尽早将嫌犯抓捕归案，避免伤及更多群众，赵志学决定和同事兵分两路，由同事负责吸引犯罪嫌疑人注意力，他则伺机绕到犯罪嫌疑人身后，进行抓捕。

一切都如计划的一样，赵志学悄悄爬上犯罪嫌疑人所在的房顶，一跃而起，抱住了嫌疑人。不停挥舞的匕首应声掉在了地上，险些伤到赵志学。

“当时根本没考虑他手里的匕首，就想赶紧完成抓捕，避免危及他人安全。”危险无处不在，可在赵志学心里，打击犯罪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

重任在肩

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，赵志学已经连续蹲守了近48个小时，他隐隐有种直觉——犯罪嫌疑人要出现了。

“从事刑侦工作一定要细致认真，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，更要有一股永不言败的精神。”刑侦工作格外辛苦，但赵志学总说，他喜欢的就是这份苦中有乐。因为每侦破一起案件，为群众挽回损失，他付出所有的辛苦就都烟消云散了。

去年5月，赵志学被抽调到一个侦破涉恶犯罪团伙的专案组，担任主办侦查员。

其间，他带领同事连续蹲守了两天两夜，成功将这一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抓获。

没有片刻的休息，他随即对犯罪嫌疑人展开审讯，从清晨又忙到次日3时。回到宿舍后，赵志学只休息了不到两个小时，就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。由于长时间高负荷工作，赵志学晕倒在了工作岗位上……

住院期间，朋友、同事都劝赵志学安心养病，可他满脑子想的还是案子：“活儿只干了一半，我就倒下了。不能和大伙儿一起把案件处理完，我心里实在放不下。”

从事刑侦工作以来，赵志学破获案件达百余起。由于表现优异，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，获嘉奖2次……可一提起家人，他却满怀愧疚：“工作太忙了，总没有时间陪他们。有时说好了休班一起去玩，结果半路又被叫了回来……”赵志学说，做警察就意味着奉献，每天都要时刻准备着。

……  
鸡鸣声响起。不远处，一个身影闪入视野，赵志学说了一声：“抓！”



# 守护千年华彩

本报记者 张智超

摄影报道

4年前，非遗国画颜料制作技艺传承人仇庆年，在央视热播的《国家宝藏》里，演示天然矿石颜料的制作过程，并揭开了国宝《千里江山图》色彩千年不褪的神奇秘密。

那一年，毛林进30岁，在北京当插画师。那是他第一次领略到“中国颜色”的独特魅力，从此一头扎进天然矿石颜料的制作之中，再没舍得出来。

千年华彩

2019年，毛林进和妻子辞掉北京的工作，回到沧州，创办麓鸣堂工作室。

毛林进的老家在泊头，为了方便经营，他在沧州市区租了一处实用面积只有六七十平方米的住宅，最大的屋子是客厅，被当作操作间、展示区。

工作室正对大门的墙壁上，摆着满满一柜子的颜料和毛林进最稀罕的各种矿石。每当有人造访，他都忍不住逐个介绍一番——

绿色的是孔雀石，由它制作而成的石绿，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主要用色。常与孔雀石共生的蓝铜矿，则是另一主色青的原料。偏橘色的是雄黄，制成颜料前，常被拿来防虫消炎。与之对应的是雌黄，是古代人的“修正液”，写错了字就用它把原字盖掉，成语“信口雌黄”便由此而来。

冥冥之中，仿佛是种安排。仇庆年登上《国家宝藏》的同年，毛林进在故宫见到了被誉为“中国十大传世名画”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这幅宋代名画只公开展出过3次。

“在光影的映照下，画上的矿石颜料折射出闪闪光亮，整幅画作就像动起来一样。”更让毛林进啧啧称奇的是，这幅画虽历经千年岁月，但依旧斑斓华美，“这就是天然矿石颜料的神奇之处。”

斑斓世界

2017年，毛林进开始尝试制作天然矿石颜料。

制作颜料的工具无非榔头、石杵、石盆，数千年来，几乎没什么差别。

颜料的制作过程也始终遵循着传统方法——先把矿石捣碎，用清水冲洗，去除杂质，把适合做颜料的部分挑选出来，凿碾成粉，加水研磨，再用清水漂洗，经过多次沉淀、干燥，分离出不同层次的颜色，工序才算完成。

矿石硬度各不相同，即便硬度并不太高的雌黄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也得多半个月才能完成。要是碰上质地更硬的青金石，毛林进得磨上40多天。

研磨矿石已如此麻烦，但仍算不上最具技术含量的一环。

每块矿石原料的成分都不尽相同，颜色也会有所差别。不仅如此，不同细度的颜料也会呈现出不同颜色。

这些年，毛林进经手的矿石有100多种，平均每块矿石能分出3个不同色号。如何保证颜料色彩的一致性，全靠一双眼。

毛林进曾在书上见过一种日本产的粉碎机，能把矿石颜料磨到极致，可以省去大量时间，但他对机器没那么信任，仍坚持手工分拣、过筛，因为在他心里，“人可以把一块石头提取出很多颜色，而机器只能把它打成一种颜色。”

一块又一块石头，从早磨到晚，其间的枯燥与辛苦，不言而喻。就连毛林进自己也说不清他



30岁那年，毛林进一头扎进天然矿石颜料的制作之中，再没舍得出来。



研磨矿石的过程枯燥而又漫长，艺人手上常沾满颜料。



矿石一年比一年难找，毛林进获取原料的成本也越来越高。



数千年来，颜料的制作过程几乎没什么差别。



了解天然矿石颜料制作过程  
扫一扫 看视频



好东西一定会有人欣赏，这让毛林进觉得并不孤单。

寻寻觅觅

从接触天然矿石颜料的那天起，毛林进就变得如同地质队员一样，天南海北找矿石。常带着一把榔头，看到颜色不同的石头就敲开看看。

外行人只会觉得毛林进行为诡异，但内行人懂得其中缘由。敦煌的土、隔壁的沙……这些都是制作颜料的上好原材料。“天然，是矿石颜料最大的特点。”

只是，矿石一年比一年难找。这些矿石多是伴生矿，而制作颜料所需的矿石用量太少，很多矿山并不会专门为艺人开采。甚至有些矿石几近枯竭，只能从国外进口或是从矿石收藏爱好者手中购买。

这也直接导致毛林进获取原料的成本越来越高。

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件事。多年前，有人打听到某矿石收藏家珍藏有一块一米多长的孔雀石，要价高达900万元。

毛林进听时吓了一跳：“就算把老家房子卖了，也买不了这块矿石的十分之一。”

天价孔雀石虽是个例，但原材料日益稀缺和价格持续走高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许多人在原料上动起了心思。

风化淡水蚌壳是制作蛤白的原材料，要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自然风化，一般只在古河道、深泥沙才有，能否挖到全靠运气。

毛林进曾在老家河道里找过这种蚌壳，但一连寻了四五天也没半点收获。

有人通过煅烧使蚌壳达到近似自然风化的效果，只一顿饭的工夫就能完成。

但这样制出的颜料，色彩偏冷，笔感也不尽相同。“天然矿石颜料的颜色之所以能够保持千年不变，凭的就是自然天成四个字，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。”

毛林进举起一块雌黄说：“你看，这颜色多漂亮，但是做人绝不能信口雌黄。”

